

大理寺丞陳壽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鎮戍盡
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
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
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
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
竟不許都御史史琳請遣譯字作番文諭虜酋火篩
而兵科屈伸駁之曰曉諭者威効能制其死命乎憑
筆舌以屈之乎假令陽爲順服以貢疑我而時出寇
索將士之氣何以處之恐我番文適墮彼計居何虜
寇延綏科部劾奏史琳庸鄙貪黷章下所司十月大
理寺寺丞劉憲太僕寺少卿王質旣承命分往延
綏寧夏陝西甘涼四鎮召募土兵兵部請給四鎮官
銀二十萬兩及太僕馬價四萬兩分送各巡撫收貯
支用所募兵不限漢土番夷人給銀伍兩冊內三丁
選一者人給三兩各與糧賞仍免_{一丁助之}
任百戶副千戶能募兵百人正千戶募兵五十人指
揮僉事指揮同知募二百人者各陞一級至指揮使
而止都指揮僉事及同知募二百五十人亦各陞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級至都指揮使而止。爲事立功戴罪革職閒住者。能募百人悉與復職除罪。卽各統其所募之兵從之。朱暉等班師。兵科劾奏朱暉史琳所獲虜首止于三級。而冒稱一萬。前後調餉一百六十餘萬。易一胡人無名之首。假使斬一虜首如火篩者。恐竭天下之財。不足以供其耗。坐失事機。宜彰天討。上命已之。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絅奏。京師天下根本。邊將手握重兵。每遇寇來。請援于內。豈強幹弱枝之策。此後。營不宜輕發。其臨鞏之往備。甘涼甘涼之往備。臨鞏俱宜各還本處。推知兵宿將領之人。以戍爲家。而樂於趨役。軍以將爲膽。而自奮戰心。兵部看詳爲可。史琳陳邊務十三。其曰。收回守備內臣。以革占役軍人之弊。部謂其言懇切可從。上曰。守備內臣。卿等再議。總制秦絅上方略曰。平涼北四百餘里。舊有豫望城。固靖北三百餘里。舊有石峽口。及雙峰臺城。賊寇總路。最宜設備。欲將三處修防。東與環慶。北與韋州。烽火傳應。第一阨也。進而稍南。內有野處。軍民已爲隨山修堡。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鎮戎所。海刺都打刺赤。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黑水口乾鹽池撒都城犬牙叅錯第二阨也。又進而南則固原靖虜平難堡一條城東山城白楊城第三阨也。文進而益南則火籠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皆山蹊用力不多各石甃爲墻仍畱門以便出哨其門俱有鐵裹牆上各建營房一夫守險百人難過第四阨也如此則賊無入路就令能入跋涉迷疲各堡屯兵隨處設險我欲夾攻者易賊欲分寇者難似爲得策十六年秦絃條上固原之議先是成化九年主事李爛然建議固原設總兵而罷至是給事楊流請令固原自爲一鎮下絃措置之絃自詣固原見其火煙蕭條城郭湫隘于是增而展之奏以小鹽池立爲定價不匝月商旅日集官徵其直歲可得四十五萬金又見固原之北豫望城驃子川獅子川石城口韋州無慮數十萬頃野曠無棲鞠爲荒草旅人露宿遇寇多陷欲于二十里間增築小堡堡周四十丈工二百人募兵墾田而寧夏巡撫劉憲執言不可役待敵之兵絃更端以曉之謂增牆濬溝當西安人夫八萬修九百里比之役萬人修三百里孰遠孰近憲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乃屈從。紂裁之。十七年春。紂奏。臣嘗督修諸邊城堡。
一萬四千餘處。邊塹六千四百餘里。于靖虜金湯及
打狼川諸要地設隘。造車給鎗繪圖以上。指揮陳善。
謀勇足用。乞擢委巡墻。上獎之以勅。正德九年。虜
入花池。參將尹清追之中流。矢死。總制鄧璋奏修清
平大澗。新安草甸諸牆。以衛之。秋虜寇隴州。亦卜刺
寇岷洮。命都督張洪充總兵官領京兵五百人。洪請
調宣三千。遼二千。釋遼繫臣之勇者馬驥等三十人。
給事言陝兵可十萬已足用。如洪往返徵取。動以旬
月。遠赴數千里。虜以過河矣。巡按常在奏。虜連營七
十餘里。自春徂秋。城堡爲空。皆將帥不得其人所致。
乞罷總兵潘浩。都御史邊憲太監張昭。廖堂。都督侯
勛。侍郎馮清等。得旨。已有處分。延綏都御史姚鏕。
言鎮守太監總叅等官有犯。沒占科欵諸事者。宜照
文職犯贓例。奏帶撥置之人發邊遣戍。斯言也。救敝
補偏之昌言也。御史奉命閱視延綏寧夏各三路營
堡城所。原設官軍凡十萬九千一百四十一人。存者
七萬七千一百五十四人。馬四萬五千六百八匹。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二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匹。固原延安綏德慶陽平
涼并安東中衛護衛及各城堡原設官軍一萬八千
九百三十四匹。存者六千九百六十四匹。西安左前後
并右護衛漢中寧羌二衛鳳翔府金州河縣三千戶
所并鄜州商洛防守官軍凡三萬五千七百九十八
人存者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六人馬一千二百三十
匹存者一千一百三十四匹。西安慶陽延安平涼鳳翔
漢中六府并所屬州縣原設民壯機兵兵壯凡三萬
七千一百九十七人存而可操者萬五千九百九十
八人城堡墩臺亦多頽壞。軍器廢缺而存者又不免
苟且具數。因劾諸守臣廢弛之罪。嘉靖六年套虜數
萬踏永過河。尚書王憲總兵杭雄鄭卿敗之于青羊
嶺。凡斬級三百有奇。七年大學士一清楊言臣在陝
最久。竊見糧儲匱乏。士有饑色。馬多瘦骨。內地所汎
既不足外供。帑或間發。不過就地之所產糴于廩中。
而開種不廣。別無輦致。穀價騰踴。日異月殊。所司往
以價給軍。令之自市。督併日嚴。怨聲載道。夫汎糴旣
有弊。惟召商便焉。凡開中鹽引務令商納本色。如遇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豐歲折放之。亦當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衆矣。本土所需。非興屯不可。廣屯非補丁不可。其故何也。正軍充伍。餘丁撥屯例也。但其中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布種者。故屯地多侵沒于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賠糧。有貧丁以田假佃于人者。有田隔遠。磽瘠。無人願假。不得已。終歲傭身以輸糧。而不足者。管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參兩朋合。謂之擡糧。屯事至此。邊人之困。尚忍言哉。軍士三守城。七屯田例也。今各征操之外。有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卽守城且苦乏矣。其何有于屯。宜令清軍官查理各衛軍戶。應解者俱選解健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衆者二人。與俱詣邊以補屯卒。使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爲家。庶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倣古募兵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又考先年。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年老者選代者。例以其具還官。今盡廢矣。宜倣其法。至于屯地隱沒者。

令人首告退吐。而不追其往可也。徒以清查催納爲務。而經理無方也。奚益工科陸粲言。自東勝棄而靈州爲虜衝。正德初一清楊建築牆之議。僅四十里而止。言者謂風沙太勁。版鍤難成。然前此。竝立如故。則謬妄可知。臣嘗詢訪西人。謂有五利焉。混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不畏驅掠。歲益蕃孳。邊人富寔。二也。邊境方乏馬。牆成則步卒可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費。三也。靈州大小鹽池。近以虜警頻仍。坐失歲課。墻城則撈採以時。商販無阻。課額充足。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獲。漸省轉輸。寬內郡之力。五也。上從其議。下總制王憲。經略之。仍專遣僉都御史王廷相往同區畫。九年總制尚書王瓊奏。今秋防如各歸協守。則總制宜罷。知屬臣總制。須如去年大調擺邊。務足三萬人。七八月之餉。然後可。部議如去秋所防。瓊又上邊事。言涼州三百人。番守洮州者。宜還之本衛。而裁洮岷叅將之冗。遊擊之駐固原者。所選慶陽河州臨洮秦州西安左衛者。共三千。其地去慶陽遠。徵發輒誤。宜改駐西

安卽于城內選取爲便。都督之駐固原者五千餘人。別選安會二縣臨鞏鳳涼。士達民壯舍餘以足之。但遊奇而土壯歸本所操種爲便。如此正兵守應兵禦此調集兩利之策。從之十年閏六月王瓊奏計度榆林東中二路大邊六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二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第二邊乃成化中余子俊所修。因山爲險。屯田多在其外。大邊弘治中文貴所修防護屯田中間率多平地築牆高厚不過一丈可壞而入今當先修大邊無得從事補塞必使岸塹深險牆垣高厚計用丁卒萬八千人。乞發帑金十萬以明年二月興工部覆請行而戶部奏延綏事與寧夏不同其二邊因山爲城易于戰守。乃大邊沙漠平湧勢不久長故余子俊之二邊迄今尚在而文貴之大邊蕩然無存且陝歲荒一旦下令儲糴數十萬價必翔貴大役驚疑前事可鑒上乃命總制尚書唐龍親行相視十一年北虜自延綏求貢例于成化之于小王子也無何虜以不得請爲憾。

擁十萬入寇。上怒其驁，命亟議征。十一年五月，吏部尚書王瓊上言：「臣前議榆林之虜，真以精兵扼之，綏德險陘，調固原三千足矣。當事過計，乃調京營宣大寧固萬八千以赴之。供億浩繁，日費金六千。內地坐困，今虜已退，乞掣回京軍，散遣各路所調募者，專責本鎮據險防守。既而尚書王憲以瓊疏語侵已，疏言茲寇甫退，議者卽咎老師費財之無益，而不思其初本鎮孤懸，無備之可虞。且調兵遣歸固宜，若募勇敢，不過三千人，曾不足補原伍之缺。臣請留勿還。」

上曰：「掣兵旣有成命，瓊奏亦籌邊慮，不必自分彼此。」十四年，給事中戚賢勘上陝西事，虜入安會二縣，殺掠最慘。大帥劉文罪最重，第麾下卒僅八千人，而嬰八九萬方張之虜，尙能兼程冒險，獎督偏裨，所斬獲亦百二十七級，失亡雖多，宜以功贖。其叅將霍璽、孫仁以下，功罪各有差。已又勘延寧二鎮總兵梁震、王勑，始雖不能遏虜於未入，而震乾溝之戰，勑舅湖沙湖安定之捷，亦足振揚國威，震、懷醜虜，至於靈州之役，勑以八百孤軍而禦萬虜，有奇計，勑部斬首實一。

百五十八級震部。九十九級并總制唐龍總兵張鳳巡撫于桂張文魁等功。上甄別有差。十五年正月唐龍言。先年虜酋吉囊等擁十萬突榆林臣調兵分部。虜屢挫衄。度不能入。乃別遣五萬騎繇野馬川渡河。經入西海。襲破不刺營。收其部落大半。惟卜兒孩所領餘衆脫走。此以夷攻夷。中國之利也。經今歲餘虜警稍息。十六年劉天和奏。固原爲套虜深衝。前秦紓修築邊牆。延袤千里。然虜每大舉。尚不能支。及楊一清築白馬城堡而後。東路之寇不至。王瓊等築下馬房。開而後中路之患得免。惟兩路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濶遼。終難保障。今紅寺堡東南起徐斌水至鳴沙州河岸。可二百二十里。總兵任傑議於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于邊內。撤舊墩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湧之地。守百二十里易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而召軍佃種。可省饋餉。計無便於此矣。兵科都給事中朱隆禧等言。祖宗之時。河套固中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邊牆。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寧夏與山後

諸夷爲鄰。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開創爲新邊。而賀蘭山爲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明鑒不遠。人所共惜。傑及天和。敢於妄議。不思新邊旣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胡中。且使延寧皆在邊外。我退一寸。虜侵一尺。非爲國深長慮也。部亦以爲避危就安。割巴資敵。上切責之。十八年主事許論疏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之間。更爲敵衝。故窺平固而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繇花馬池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論者以固原爲堂奧。嚮水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爲三門。今不守門戶。而守堂奧。非計也。臣常籌之。若移總督於花馬池。大建城堡。添設營。分屯重兵於渚水。興武等營。令三百里間旗幟相望。才斗相聞。其鐵柱泉等。盡建堡壘。此扼吭先制之計。其議中寢。虜酋吉囊。擁數萬。繇延綏西路定邊入犯。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掠。殺戮甚慘。會大雨浹旬。道濘虜騎不得骋。弓矢盡膠。陝西總兵趙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旋。至黑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苑延綏革任總兵周尚文。盡鏃攻之。自已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爲我軍所殲。虜衆遂奪氣歛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臯。復送銳于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衆。是役也。虜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出。初至甚銳。諸將莫敢擗其鋒者。縱橫虜掠。旣而霖潦欲且壓。顧惜輜重。兼易我軍。甚無戰志。總督尚書劉天和以修省 詔旨嚴切。而皆將畏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牛斗郭卿文。時周尚文已革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亡過半。於是天和以捷聞。上大嘉之。曰。虜歷歲寇邊。猖獗滋熾。天等調度士馬。悉力驅勦。斬將擒王。功幾五百。此捷前所未有。二十二年十月。是歲八月末。虜三萬騎犯延綏。自汲羅嚮水堡進。邊深入。及綏德州。延綏遊擊張鵬。力戰禦之。虜乃引去。總兵官吳瑛。副總兵蔣存禮。選銳躡之。及于塞外。寧條梁。麾衆急擊。弩銳俱發。適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路叅將周文兵亦至。兩軍夾擊。賊衆大潰。斬首虜百餘級而還。於是巡撫延綏副都御史張德瑛等以捷聞。時巡按陝西御史殷學亦報虜警。因言賊入內地且五百里。而諸將擁重兵不聞一戰。請罷德瑛等疏。方入捷報。隨至俱下。兵部覆稱。延綏遊兵俱調宣大點虜方避實擊虛。而我兵能以寡勝衆。可謂奇捷。所據總督尚書楊守禮。巡撫張德總兵吳瑛俱應奏獎。二十五年總督張珩曰。延綏西路把都寧塞靖邊鎮靖龍州五堡。實延廊之通途。套虜之捷徑。近徵其兵。西戌定邊非計。宜各留防本堡而持增步卒五百以爲定邊守禦之助。仍將延安諸衛清出見軍。蒐簡精銳千人委一謀勇把總領之。分布四路沿邊各縣僉選民兵實保障地方急務。宜命大縣率選五百人。中縣三百人。小縣二百人。擇佐貳一官時加訓練。有警卽令統領防護。本處城池不必調遣。五月給事中鮑道明御史曹邦輔議。延綏一鎮殘破殊甚。請於賑恤之外。戶絕者仍免其徭。且多發廩帑以足一年之計。本鎮兵弱。乞免其戍。宣大而專力自守。且調寧固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一枝駐延綏鄰境以備應援。上深以延綏凋殘爲慮。詔戶部亟發兵銀六萬往賑。令總督親詣撫恤總督曾銓疏陳其狀方虜之深入也。銓率標兵數千駐塞門。遣中軍官原任叅將李珍統之出塞直搗虜巢於馬梁山後。斬首百餘級而還。銓復以捷聞。而巡按御史盛唐則言虜深入幾及千里。駐內地且半月。慶陽從來未被虜入。民居甚夥。今且四望斷煙火矣。在我主客兵馬無論數萬。悉悉潛踪匿跡。踵曩時迎送故套。無敢一與虜遇者。幸陰雨浹旬。泥陷馬滑弓膠弦解。又以慶陽山路深峻。虜乃殺偵道者自引去。不然其禍猶不止此。請寘諸將重刑。以懲後之玩敵殃民者。十二月庚子總督陝西三邊曾銓。巡撫謝蘭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虜爲鄰。自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牆。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延袤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餘址間存。不異平地。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瓊修花馬池邊牆一道。自寧夏橫城接築。至定邊營約三百餘里。而自定邊營至黃甫川一帶。依舊無牆。連年虜入。率繇是道。所當亟爲修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繕。第上廣工浩勢難責效于暮月宜分地定工次第修舉西起自定邊而東至龍川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爲西段乃環慶保安要塞所當先築自龍川堡而東至雙山堡計長四百九十多餘里爲中段自雙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多餘里爲東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保障功完全陝攸賴銑又上言河套故朔方地自漢武遣衛青逐虜築城繕塞因河爲界唐張仁愿復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卽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守地也後三城內徙虜遂據套爲欠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及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繇東西侵掠守禦煩勞三秦坐困故套虜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臣嘗審度機宜較量彼我當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誑之時也及冬深水枯分帳散牧馬無宿藁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戈矛備其火器練兵秣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誑之時也今禦邊者不乘虜之誑而用吾之利常使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誑是以有敗無勝爲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之計宜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擣巢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支矣。歲歲爲之。每出益虜。虜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因祖宗之故疆。竝河爲塞。修築墩臺。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大烈也。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勅下所司。預理財用。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如前議。舉事先於來年三四月間。陰選

武銳。掩擊鄰近。零虜以習我軍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謂兵戢而時動。動則威矣。大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蓋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克殘臨河作障。乃國家萬年之計。惟陛下裁之。部議築邊復套。兩俱不易。而相較。套事尤難。上曰。虜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今銳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猷甚壯。本兵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命銳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筭。廿六年六月總督三邊侍郎曾銳言。延寧大虜壓

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工。故臣徵調莊浪魯經兵三千。暫住蘭州適中之地。以備應援。乃甘肅總兵仇鸞疏。撫本鎮兵寡。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并乞責戒。上曰。鸞陝制都撫臣抗違沮撓。妨誤邊事。本宜重寃。念秋妨姑從輕罰。住祿米半年。博亦停俸四月。已。兵科都給事中齊譽等言。前宣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繼魯謀議不合。已形奏証。今羽檄旁午。而鸞等復與銳爭持不下。請降旨嚴勅。上是之。命兵書陳經等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諸鎮撫總等官。正爲假以事權。齊一軍命。孫繼魯首肆沮撓。仇鸞效尤。已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倒置。不合事體。不允行。十一月。曾銳疏陳邊務十八事。口恢復河套。日修築邊垣。日選擇將材。日選練將士。日買補馬騾。日進兵機。宜日轉運糧餉。日申明賞罰。日兼備舟車。日多備火器。日招降用間。日審度時勢。日防守河套。日營田儲餉。日明職守。日息訛言。日寬文法。日處孳畜。奏下兵部覆言。銳經略甚詳。但事體重大。請下其章于廷臣。各疏所見。然後集議。上

曰虜據河套爲國家患朕軫念宵旰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看詳郎會衆協忠定策以聞已而銑復上營陣圖入日立營總圖日遇虜駐戰圖日選鋒車戰圖日騎兵逐陣圖日步兵博戰圖日行營進攻圖日變營長驅圖日獲功效兵圖。上覽而嘉之令廷臣一併議奏時上征代志強套中散羽銑自感知遇知無不爲偉然長城之望而大學士言夏力主其策同閣之始起乃陰中之謂銑結交近侍妄起釁邊逮銑言駢棄于市識者冤之。嗚呼時乎時乎不再來矣三十二年正月總督都王以旂上言三邊皆當虜衝恒患兵寡今復抽選入衛邊塞益虛乞量行裁免止令延綏兵萬二千分番入衛寧固甘肅兵各一枝以次踐更仍預飭山西鎮巡官厲兵二枝各三千人一遇延寧有警聽臣調遣兵部言全陝四鎮連歲徵兵七枝入衛今徵不過四枝不宜再減以弱畿輔其請山西厲兵候調者如議詔可巡撫張珩上言復閱全陝地形保安縣西河川有石門鎮石門子甘泉縣北有野猪硃延川縣南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禪梯嶺俱虜入路比他獨重宜各築一城至防秋日
調遊兵一枝整步兵三千分發石門鎮石門子以待
寧塞靖邊之寇若虜繇鎮靖威武清平入則石門二
處所伏兵止六十里可馳至猪殃禪梯擊之又鄜州
爲南下省城諸路要衝中有金鎖關亦宜相形築城
每秋防命一都指揮提卒千人守之八月陝西兵出
搗虜巢于牛兒營斬首一百一十六級獲馬三百匹
套虜駐鄜延半月餘延慶諸州縣爲所屠掠且徧乃
移營中部以曠涇原關中大震會霖雨連月夜虜乃
繇安塞保安趨把都河遁初虜數萬屯寧夏山後先
遣精騎五百餘出掠紅井大帥姜應熊等戒將士固
守紅井以綴虜師而密遣兵繞出虜後薄其營虜大
驚亂我兵斬首一百四十級詔陞總督賈應春巡
撫王夢弼總兵姜應熊等三十四年巡撫王輪疏曰
延綏鎮舊設軍六萬六千餘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
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有
奇計浮費不下一十四萬寧夏鎮舊設軍四萬四千
餘名今止二萬八千餘名馬一萬四千餘匹今止一

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計浮費不下十萬。
甘肅鎮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
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匹。歲用四十一
萬有奇。固原鎮舊設軍七萬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
千餘名。馬三萬五千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
四萬有奇。計浮費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
與耗散之弊。約有五端。藩祿歲增。借移軍餉。一也。兵
荒多故。常稅屢蠲。二也。舊米賤折輕。今米貴折重。三
也。舊邊兵畫地而守。相機而戰。今按伏調遣行糧加
增。四也。召募無定數。陞賞多冗員。五也。至於逃亡倒
失。隴濱濫支。此冒破積習之弊。逋負浸沒。因緣爲奸。
此徵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爲大。出師則以少爲
多。地理遠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發。或應掣故留。此
征調積習之弊。使車賓旅實繁有徒。供給餽遺。冒支
儲胥。此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既以日增。法外
之姦。從而日蠹。卽竭內地之財。以供邊愈加而愈不
足矣。四十一年五月延綏巡撫孫慎檄遊擊高廷相。
督兵築三岔川堡。是時歲饑工興。多流民應餓就食。

者則相與掠田間蔬菜食之。廷相以嚴急失衆心。及是副總張琮刑治掠蔬者。諸軍乘之大譖。廷相懼。單騎走。琮與遊擊時達范國輔陳力等悉奔避。諸亂入城肆刦商店。城中大擾。都司謝朝恩。中軍周池。指揮葉采等各率衆捕擊。擒斬數十人。餘衆始奔潰。榆卒素馴飭。初因前帥李輔與撫董威有隙。縱諸軍詈辱。威隱忍不能制。比南京有振武之變。榆卒遂漸犷悍。給糧督工。稍違其意。卽肆流言。于時巡撫孫慎。總兵孫勇。皆庸不能馭。卒致煽亂。事聞。詔勇等逮問。四

十二年延帥趙奇布。李希靖。繇神木出于半坡山。布吳花縣定邊出于葭麥湖。各搗巢得首虜百十有九。四十年虜數十騎。突入延綏黃開城。焚掠城外。凡四日。攻堡不克而去。虜之初至也。以數騎漢服扣關。詐稱大同鎮公役。至者聞人啓屏。千衆奄至。把總高尚鈞中流矢死。九月虜犯延綏鎮靖堡。中路叅將魯聽率指揮權世爵千戶李朝鸞等引兵禦之。俱敗死。虜乃縱騎圍總兵郭江于魚山嶺。趙岢于黃家梁。凡四日。會副總兵李印叅將謝朝恩等。各路兵至。虜乃解。

去四十五年七月丙辰。虜萬餘繇延綏平山墩入寇。
總兵郭琥。屯兵清平堡。以虜衆不敢進。虜分其衆爲
二。一奔保定。安安塞等縣。一徑抵延安府關外。與
固原總兵郭江副總兵時鑾等兵遇。江堅壁不戰。巡
撫陳其學度虜已深入。遣都司馮時泰等出邊搗其
巢。陷沒虜大掠數日而去。八月虜衆繇平山墩入寇
延安。十月丁卯。套虜擁衆繇定邊營轍井堡入寇固
原。總兵郭江帥千總李大本等禦之。遇虜于暗門。兵
敗俱死。陝西副總兵時鑾引兵至瓦楂梁爲虜所執。
失亡士馬幾盡。虜自偏頭關入寇。掠寺塢等堡。殺守
備左保及官軍甚衆。上旌江而褫其學等。隆慶二年。
總督王崇古條議。一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巡撫往
時止令糾察將領不預戰陣。故不給旗牌。今已指揮
諸將統領標兵。宜更撰勅諭。如山西宣大及江南用
兵例。各頒旗牌。令得軍法從事。一延綏土軍買馬。勾
補科索。不勝其困。以致邊戶逃徙。宜令各守巡道督
延慶清軍官查覈戶丁田銀。定爲則例。糧二十石丁
更多者。令買一馬。馬死輒補。不得踰時。其次二年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買補。又其次三年而買補糧十石及五丁以下免其買馬。止應軍役歲徵軍裝五錢。一請久住邊將以定將選。一請給入衛馬價以恤邊累。一請優恤入衛兵馬勿令修邊以備戰守。一請量畱延綏入衛兵馬以固重鎮。一請選操守以固邊堡。一請詳勘覆以信賞罰。一請寬文法以勵臣節。四年王崇古疏曰各邊增費大都在薊十七在宣大遼山西十二而陝獨延綏。因選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有奇寧夏

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二十九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薊之半陝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分守紓遠無所不到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芻糧數百萬計京軍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賜者不同今不宜減削以重苦之也又邊腹之費惟軍職冗濫尤甚軍不加多而官增數倍俸增鉅萬一官之俸數軍之糧也故各邊軍有逃亡而糧無附餘者冗官食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五年五月總督王之誥言陝西苑馬寺牧地舊惟熟地一萬六千頃養馬一萬二千匹。邇年牧卒間占幾八萬而所養兒驃馬僅七千地彌加而所養馬少。奈何以此資豪猾不以佐國家之費請視遼東苑馬寺例量酌荒熟地三萬頃養馬一萬匹餘地五萬頃分別徵銀收解固原以充軍餉抵減歲例京運從之六月甲辰總督戴才奏報套虜吉能封貢事宜言東西虜各爲雄長授職宜均其進貢夷使一百五十名馬五百匹應貢御馬三十匹派有定數卽令隨附俺答一路爲便惟是互市之說在陝西係重鎮旣不可招之內地以貽禍階而甘肅番回開市已久又不當挾強虜混入延寧雖號爲近虜然法紀頗嚴絕無以寸帛私通者有如引之入市反啟釁端故互市可行之宣大而不可行之陝西無已則宣諭吉能令與部落各赴大同互市是亦羈縻之術兵部以才恃兩端宜行再議上曰戴才受三邊重任套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顧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姑不究其令從實以聞授官通貢如擬戴才又奏虜吉能歛乞

進馬二百匹。比宣大例于延寧二鎮互市。兵部言往者北虜入貢。各部落共貢馬五百匹。今吉能所請與前異。效順之始。未宜據絕。請破例許之。戒以來年同俺答入貢。一如初約。報可。六年戶部奏延寧甘固自虜歎以來。所省費凡十四萬。請賚在事諸臣以示勸。上命賜總督戴才及銀幣有差。萬曆元年先是虜窺隙入定邊營。總帥時鑾偶飲大醉。禦之敗績。爲虜生縛之而去。頃之吉能病將死。以鑾屬其子把都兒。都兒爲套酋長。在河西日久。刺咂諸族。往往陰附之。至是隱布吉能
四子執鑾以獻。而威正銀定諸酋相率待命邊外。有旨加把都兒忠義勞以織金紵絲二其餘各畀之絹棉。二年階州木竹坪番賊執守備范廷武。後乃贖以馬牛羊及段布諸物。以故番益騎橫弗可制。乃復擊三岔花觜。殺略居人崔應新等而去。塞上恐虜與番合。乃薄責順義王急。是時虜騎每一至關右。輒咎宣大且命俺答禁諭之。上詔主計者謂邊臣依違觀望。無事則陰享其利。有事則諉罪于人。豈人臣愛職之忠任。且操縱之權。當在中國。今遇

倣卽令俺答禁諭。是倒持太阿。反使虜酋得挾以自重。亦豈當時許貢初意。居無何。卜失兒偕隱布等市榆林口如故。延綏所市馬牛羊可八千一百九十九十七。金可二千。虜自嘉靖庚戌間入石州染病。歲加傳症。至是打兒漢吉能之弟等相繼物故。而土昧阿不害。打兒漢之長子嗣之。酋職咸得嗣封焉。二山峒峪番千哈族。出掠木竹坪。守備范延武爲所給據。河州將陳堂。洮州將劉世英。互相譖。而番益肆。在階文者名武都羌。在洮者名吐谷渾羌。大禹分北三苗之遺種也。國初階番阿木族習清淨禪。受封百戶。至諸番浸浸疆大有詔勦治。三年四月。兵備劉伯燦。糾蘭州將徐勳。集帥搗下沙麻等族。乘夜撲殺。斬級數十。而陳堂懷舊隙。又乏功。因先班師番乃復圍我帥。朱憲史經罵賊而殞。巡撫陳瑞以洮事聞。石星謀。今階州守備帥范詳。撫之山峒峪栗子莊等族來置之番廠。猶入市掠殺。入總兵孫國臣率固原驍將而進。文縣守備馬繩武。從間道入二王家山。大破其巢。斬首二百二十三級。回兵洮州。巡撫董堯封畫方略。孫國臣以叅將董

大衆遊擊李東暘陳守義誓帥于秀石關出西南者入失刺族叅多族出西者入劄將族大帥獨劄巴舍族山頂斬捕百四十級番敗負山稜而陣我軍馳之番願領白旗者七十一族人歲納糧二石于階倉七年八月順義王俺答從西寧返其巢於是御史趙楫奏虜居西海中盤牙連歲有四可慮者撤叅政李汶備于安遠察使張九一備于石夾行太僕馬圖備于石浪兵使石樞備于岔口制府郜光先亦獨軍于蘭州居無何俺答已從大同寬溝入鎮羌境而去所過無擾九年卜失兔貢期不至往者宣大授合慶等九十餘人寧夏授苦的大等七人各有秩套長卜失兔心忿不平乃同松山等夷四十四人乞勅乞賞延撫梅友松曉譬之曰爾必欲益欵其如爾世父俺答之獻丘富趙全爾大父吉能之獻馬天祿爾父把都兒之獻時鑾然後得允請夷聞之變色莊禿賴以索賞故聚兵二千欲犯神木堡友松使使者責之卜酋對日吾祖吉能與順義王青把都鼎足爲三今宣大甚厚而延綏獨薄是以未服梅友松以爲延綏馬價賞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資歲不滿二萬金。不足以當雲中上谷二大酋之費。
第不得不嚴拒之。况卜酋爲一套之長。而切盡終受
節制。比年切盡馬先卜入。諸部夷皆樵讓之。今卜失
兔雖不至。而又無叛貢破市之言。輒命切盡馬獨先
入。必至扼腕難堪矣。於是下令十一月赴紅山市。十
年十月。紅山之市也。哈漢禿退適以痘歿。妄疑市上
中藥酒。不知高古城攢刀之誓。自背之也。圪塔哈漢禿之子。約秋高大會塞上。移帳大畛畦。又遷牛灘。
阿計禿退之子。請襲圪阿二酋秩。許之。卜失兔陰佐謀。又乞進香五
臺山不許。益鞅鞅鼓行而西。從聚栢林堡聲欲入榆
林塞。十三年莊禿賴犯永興堡。挿罕生獲備守高武
執而僇之。酋長卜失兔請論如夷法。蓋以人命九九
充肉袒也。其秋復從永興丘家梁大鹵。守戎文登雲
麻濟邦陳光祖引兵遮鈞雲之道。叅將陳愚周徐仁
威等兵皆集。射中挿罕執之。射死賽汗恰二人。延撫
梅友松怒。布算搗其巢。莊酋懼乞哀。總戎賈國忠。謝
絕之。以爲前年許莊禿賴于孤山木瓜清水黃甫四
堡予賞。各十一分。歲費一百九十金。今增索四十分。

其如諸酋何。于是明愛母切盡罕同到邊爲之解。總戎臧大歡。指此相濟爲惡者。當並治。切盡大驚。甘請罰。總督郜光先許之。攢刀而市。並釋挿罕歸。十四年九月。伯言把都。集衆入塞攻鎮夷堡。我闌禦之。三晝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慟曰。阿父怨終不可報矣。十五年。莊酋入酒泉攻李家堡。意略生番咎啞族。奮戰得利。莊酋把忿益反掠我小溝堡。將軍魯光祖邀其歸路。至廟溝。干弩俱發。斬虜百餘級。乃遁乞降。總督鄭洛許卜酋罰馬以贖。復不悛。執我裨將楊

桂爲質。入犯鎮番。我師擊破之。宵遁。諸貢虜惟切盡吉能。最服漢義。是年死。其妻妣吉赴市如初。六月。卜之侄。最服漢義。是年死。其妻妣吉赴市如初。六月。卜酋終不馴化。乃聚酋寇邊。先闖甘肅。蔡旗。越黑山。趨水泉。我兵斬首九十餘級。詔曰。鄭洛功可加也。大帥張臣深惡卜酋反覆。疾力戰于朱莊。幾中鳴鏑。吉囊卜失兔亦中流矢走。我帥生獲卜酋愛女。傳檻車斬捕八十餘級。奪輜重亡算。酋母太虎罕同託宰僧乞恩以伏罪于狼灣。遂同阿只兔還榆林邊外。總督郜光先。兵備石樞。遣通事白闊兒。曉譬火酋。諭以禍

福母鈔洮河總兵劉承嗣遣千戶李福保等與俱從鎮海堡出邊道逢思哥密生番板的等執而殺之。光先大恚怒以爲欵塞以來所不見者具狀請此癸未時南番捕我官軍法議往正其罪而李福保等則有宣大通官揚亮例可比。于是議贈福保勳階以勸死事者火酋亦往往不赴反言約而以收生番爲務已得刺卜兒之衆千餘都御史魏時應慮之曰寇不東還故巢而番虜勢合羽翼已成可爲岌岌其秋火酋欲收紅番祁李二氏二氏最剽悍不從撫院曹子登

申戒紅番其堅志勿搖敢從邪者發洮河莊浪兵征之有頃紅番又命爾加等引諸虜奪祁家西番略人畜亡計參將陳治剛提逐之虜乃走援兵四至奪其帽襖撒袋而還。有刺卜兒者盜火酋馬肥遊擊王鐵塊利其肥攘之生怨復引火酋寇焉十七年八月扯力克與火落赤大寇洮河總督梅友松遣通事陳有馳檄三娘子勿佐扯力克以迎佛爲名而陰收賓兔諸都也扯酋猶豫不欲歸者久之給諫徐垣議曰三娘子言不見德其有離心莫若乘是時陰欵三娘子。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 LIBRARY TAIWAN R.O.C.

而立其愛子。不他失禮。悉分封諸酋。如五單于故事。厥黨可携也。十八年。扯酋乃出鎮羌而還故巢。火酋志在洮河。擁衆馳歸德所。采木萬餘。以卜寺工。總督梅友松巡撫趙可懷會議曰。洮河之虜。自丙兔及克臭。逐牧蠻刺川。歲引不絕。遂成虜穴。今火酋復據裡工。勢將滋蔓。決策募番兵。阿力族桑節者。所生十三子。虜滅其二。部兵萬餘。誓以死報。故收番爲上策也。御史萬國欽効奏。庸駑之介胄。以邊方爲捷徑。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首輔時行申。歲以十數萬。無事則爲之援引。失事則代之蔽護。邊臣邊將。多出入其家人宋九之門。恣爲欺誤。虜再入塞。破關殺將。督撫疏稱閣臣指授方略。不知是何方略也。時行對陛下稱堅壁清野。爲萬全策。而劉承嗣之覆沒。是衝壁而入也。臨鞏搶掠一空。是殺人盈野也。堅清之言。何以解矣。兵科張棟言。經略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鎮兵十九營。計三萬七千九百。而堪戰之數。止于六千。何陵夷至此也。閱事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

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卒勇。士飽馬騰乎。虜至輒稱。一切無有所聞。安在。十九年。他卜囊。率火落赤數萬。殺略益甚。大寇洮河。上切責大司馬曰。虜衆渝盟犯順。弛備乖方。其覈始事部落。及失機信地以聞。御史周孔教等。追論鄧光先。李廷儀。趙可懷。錢楷。李丁等。奪治有差。御史崔景榮疏曰。瓦刺他卜囊。卽永邵卜之別名。詭爲姓號。犯我西寧。而懦將捧頭鼠竄。縱橫海上。數歲咸喪氣不敢問。復移捏三川。翼火酋而佐扯酋。挾邀我賞也。且李魁。卽未幾。而李聯芳繼之。李芳又繼之。邊吏之愆滋大。而李廷儀。又辯其訛曰。虜王奉詔西牧。非私行也。有竊卽罰。非亡當也。今將卒失在窮追。奈何咎于俺答故事。二十二年。葉夢熊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浸城。虜卜失兔。遣酋犯花馬池。麻貴董一元擊敗之。虜遂引去。二十四年。虜緣戮酋長之釁。兩秋大舉。巡撫李春光。調將士出塞。捕斬四百有奇。按臣于永清劾其事。得予陞陰。三十五年。按臣余懋衡。報閱視之。命曰延主客。二十二萬六千。

有奇。今實八萬九千有奇。原于民屯之逋。鹽商之困。京運之愆。沿邊夾道。二十餘里。地非不毛。而屯事困曠者。勸相不勤。科索未禁。催征太苛也。鹽法不能給邊者。則開墾宜復。奸賄宜譏。中例宜融。浮引宜革也。總督徐三畏。探虜之情。秀賴卜失兔。尚趨趣于榆塞。銀定反成。猶鴟張于賀蘭。火酋盤踞于湟中。吉囊分伺于西河。未敢安枕臥也。請移花馬池以須。三十七年。巡按楊一桂曰。臣至平陽。卽聞陝西。徊賊數百。踏水龍門。掠河泮。太平。稷山。卿寧四縣。兩年而三被之。

臣至安邑。又聞徊賊由潼關。掠芮城。平陸。夏縣。亦三被之。又真寧縣報去歲紅山嶺之變。徊賊肆掠涇鄜靈台中部宜君。至八百餘人。前撫顧其志用兵而后散。然終未歸于農。近日來新舍獲于真寧。李云見劫于邵陽。田新出沒于盩厔。詢其故。父老皆曰招安誤之也。洮岷道蘆侍元主之。慶陽同知潘應相從之。法宜斥。四十一年八月。綏帥官秉忠。禦虜于保寧。捕斬二十四級。而套虜猛克什力。旗牌撤勒等。恃兄弟衆。索賞于響水波羅。東路沙計。又欲增入其賞。特整兵。

于常樂雙山建安高家防之。自慎修王國安等各扼要以待。四十三年九月虜犯大柏油堡副將孫弘謨禦之斬十五級于波羅把總王化白光先亡于陣弘謨趣田家山而軍虜圍合營大圪塔生縛弘謨去遊擊萬化孚赴圍虜解而遜巡按龍遇奇劾東路失事狀。四十四年八月吉能誘犯高家堡都司王國安見其零竊易之單騎五人馳出亂沙中伏發被害綏撫金忠士以報。四十五年兵科趙興邦論陝西套虜新舊互市一歲兩行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

費幾六十萬每年以二十萬爲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卽長驅虜廷可也不宜示弱至此巡按金忠士奏邊將失守之律重邊將之權反爲虜操若曰我一犯搶爾罪立至故邊將往往啗虜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而不出于所轄之地常嫁禍于鄰願寬其文法以責成之兵科熊明遇以爲捷功太侈也疏曰延綏鎮自去秋套虜大入之後官軍數出塞據督撫鎮劉敏寬馬從聘官秉忠杜文煥所報功次揭帖如官秉忠張清等委草澗戰斬首九十五級白兆慶孫啓祥等

沙梁之戰。斬首七十七級。萬化孚趙克先龍池之戰。
斬首二十一級。張榜王國安王學詩等西江山之戰。
斬首百二十級。蕭捷杜文煥祈繼祖等定邊沙灘之
戰。斬首二百四十八級。杜松等寧塞棗次梁之戰。斬
首二百一十五級。白兆慶官秉忠王捷等大畛畦之
戰。斬首百一十六級。柳汝植等窯兒灣黑河子之戰。
斬首三十七級。王國安劉更化等小畛畦之戰。斬首
三十二級。蕭捷李榮候世祿等明水湖之戰。斬首二
百三十八級。李滿倉陳維翰等三營河之戰。斬首七
十七級。柳汝植白綱等總管之戰。斬首四十二級。杜
文煥等安邊保寧長樂之戰。斬首三百五級。其他零
捷如李鳴鳳响水之八級。張波羅之六級。孫朝用神
字墩之四級。李茂先王國安雷家塢之六級。萬化孚
神字墩之十四級。喬鎮繼柴家溝之七級。郭繼藩黃
艸之二級。蕭捷安邊之八級。杜松靖邊之七級。王學
匹瓦菴之十級。孫啓祥等波羅之八級。大約不下二
千矣。夫諸將騎王化白光先孫弘謨之憤。矯弓累弦。
勵劍負戰。以深入爲事。捷音絡驛。凱歌成韻。豈不庶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幾乎除亮雪恥。明漢兵若雷風乎。而道路悠悠之論。頗有不然。功令以百二十級爲大捷。通計功次可二千。可當十五大捷之數。督撫鎮升蔭。如宮保如尚書。左右司馬。應各進十五人。錦衣延世之賞。伏各各稱是。其偏裨以下之升賚。與賞功銀十萬不與焉。倘異日有橫桃強胡。爲國家生事于夷狄者。必執此爲口實矣。四十六年四月。猛克什力台吉蓋名。乞降者三年于茲。十三日同母妻子女五十三人。從嚮水堡邊墩投降內屬。其撥置于吉能朋比于沙國。部落有脫

輶之虞。兄弟有閨牆之變。骨肉已離。獨夫難保。延撫董國光合總督楊應聘曰。彼亡一屠耆。而樹一勁敵。我得一都尉。又消一外憂。相應假以守備。稍示優崇。令其立功異域。觀其順逆焉可也。泰昌元年十一月。都御史張問達侍郎盛以弘。張經世等。以陝人爲陝語。曰。頃有虜以六七萬奄抵郡城。攻圍五日夜。危險一間耳。撫臣張之厚。道臣張爾基。宋槃。郡守王國瑚。先事戒嚴。護堵備至。推官胡養度。率衛弁孫弘葉蕭偉等。伏城下。殺射其頭目。僉書葉捷。睹出家丁擊襲。

之城保如故。而所過縣驛村社。流毒無寸土矣。五衛班軍雖赴榆林。總成羸卒。莫若折一衛之備。抽解延安。而四衛選壯更番。則餉自無而之有也。府城百八十里。有茅嶺關。深溝萬仞。舊堡猶遺。虜自鎮靜出。必繇此矣。洛川黃龍山。徊夷不足控也。移駐于茅關者。爲最。天啓元年御史高推具彈文。張之厚欺也。杜文煥懦也。火至延安城下。衛弁岳喬梓被劙。全軍盡覆矣。潘雲翼郭允厚。皆謂釀百年之禍。二年九月。套虜覘調遼之虛也。犯今水環縣慶陽固原。而圍延安城。

者。凡三日。桂文煥堵之解去。先是八月。則馳施膚甘泉延安諸縣。焚掠多矣。虜賈謾書責曰。斬而文煥。吾兵乃撤。兵科蔡思充詳看章奏。以爲大將之去。畱夷虜操之。如國體何。火落赤卜言太干兒罵。代爲吉能講欵。以爲去秋曾許銀馬。必得爲例。巡撫余自強曰。折諭良難也。四年二月。延撫孫居相奏黠虜卽亡賴。然一盟不改。無如劣弁自分畛域。授之隙萌。如延第約以勿犯三榆。甘第約以勿犯五涼。寧第約以勿犯松山已耳。虜習于計。此貢彼鈔。推于未同之詛誓。何

不飭各邊臣。申大一統之義。共期保塞。母私囑以敗
歟也。夫掩殺襲取之禁。銷其怒心。正正堂堂。戰勝攻
取。不亦可乎。海虜火酋諸子。惟廣台吉。乞慶台吉爲
最強。因公妾故。居河西者。與河南互嫌。而其兄揣庫
兒。居間爲好言。非中國之利也。已遣屬李惟達。苑攀
龍。厚結番僧。多方行間。紅酋之折橋。乞酋之劫馬。閱
于牆矣。六年十一月。綏撫張朴。以爲撫賞私增之宜
杜也。原市而外。各堡私增虜賞。名曰轉賞。其額渝其
期失。初乞鋪餉。侵假布貨。又侵假而易以白金。已增

數十。反借我以興戎。近者干酋跳梁無忌。乃有漢音
何門子。爲之翕合。訪其詐狡。縛之藁街。還我人畜。赦
以不死。于是私簿繳銷。始就戎索。大約私賞之弊。起
于添設操守。幅員旣褊小。而干輒悉單匱。母如三路
十營。盡革之便。七年五月。總兵楊肇基曰。延綏邊長
一千二百餘里。鎮城所居適中。至黃甫路六百里。西
抵花馬地界。七百里。邊外住牧。不下十萬。若一面有
警。往返應援。亦須十數日。已是鞭長不及馬腹。若東
西齊警。彼此兩失。封疆重任。罪將誰諉焉。敢顧分權。

之小嫌。忘報國之大義。無如照花馬池新例。于西協地方。亦設一有望大將分界防勦。一面有事。則合力拒勦。東西有事。則各分專敵。如此爲善。撫臣宋槃。請起舊帥孫顯祖充之。

職方氏論曰。明興虜駁瀚表。邊網疎闊。延綏之間。比于漢朔方。唐受降城。風磧弗驚。利衍原隰。成化以來。創榆林。弘治以還。制固原。疇昔之內邊。今時之劇障矣。米脂魚河。幾三百里。據于襟吭。涇谷塹山。夾道廣。窮耕樵蒐苗。豈非萬世豐大之業。乃文布政貴之改。西延慶之稅折也。馮侍郎清之改本色而盡折之也。何異葉畿擅變開中之法。坐窘其本源。榆林四望黃沙。五穀不產。貨賄不通。主餉客資。全仰腹裏。倪尚書岳許尚書論。轉漕至計圖之其時。黃河自陝州而上。抵綏德近境。春漲則河渭悉通。沿封而水陸遞輓。復設廩庾于適中之地。例外鹽貲。儲糴待稽。士無餽色。敵乃可滅。經史所臚。鑿鑿也。夫修邊搜奪。敬而慎之。然以世廟之英姿。嘉與夏言。曾銑之權策。爾者胡孽竄套。猶雛也。忠謀陷于妬穀。傑將灰心。物力亦殫。

勇敢勞于徵發。而駱駝城之雄氣。不無耗衰。夫固原者。所以肘臂榆林。唇齒寧夏。使能專備靖虜。一面當日火篩。何自躁內哉。蘭靖安會。初非充斥地。而賀蘭山後之胡騎。每視水合。而跨踔遂自如也。花馬池爲門戶。王公瓊移鹽批于下馬房者。良在乎來旅實也。總制總戎。或移駐或徙之。議多則政愈輒。食分則吏愈蠹。安邊定邊之衝。責誠在節度大臣矣。天啓之季。綏餉告缺。三十有九月。典胄鬻弓。何以卒歲。邊人嚙指而寒。其心者胥然矣。

卷之四

終

全邊略記卷之五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甘肅略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千里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則皆漢燉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郡地也。洪武五年。議征沙漠。宋國公勝等擊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朵兒只巴於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大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兵。勝等分布戍守。陝塞而還。廻以嘉峪關爲限。姑置燉煌于度外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古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古姑臧。此河西形勝之大略也。九年設甘州。

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許西寧衛于湟中。又設山丹永昌鎮番莊浪二衛十三所于姑臧。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焉。噫。自五涼疊據。虔毒千年。維我。

高皇闢宇東南。拓疆西北。在漢都開中。猶曰窮兵黷武。切近災也。若乃大將軍萬里之外。不大聲色。一舉而收之。人力不至于此。天之明命大矣哉。戶部報。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

十勦。令有司時。候西番易馬。從之。一年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師也。速兒。擒斬部落甚衆。又招降僞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况于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十一年。封皇子樸爲漢王。改封肅。

臺灣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于甘州。命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都督劉真創其城池。廿四年。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僞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朮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銀印悉送京師。廿五年。遣使至甘肅城外三十里。勿入城。先是嘗遣回回使西城諸國。留其家屬居于西涼。逗遛五年不還。其餘回回居邊上者。又數刦掠。爲邊將所獲。事聞。上以回回王使者朝貢往來。恐生邊釁。今

可徙居于楊州。旣而復有願挈家還地者。上始疑其覘我中國。至是命之。九月宋晟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馬牛羊十萬而還。二十七年六月初。西寧炒團等簇王番亦令真班等言於都督宋晟。願率番民男女八百餘人內附。至晟還朝以聞。上曰。蠻夷縉化。其心固善。柔遠之道。要在不失其本性耳。命仍于本族居之。二十八年諭西涼守臣曰。朕惟涼州之城。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羌。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等禦邊甚勞。朕甚憫之。茲

特遣使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仁。以服戎羌。二十九年三月遣行人陳誠立撒里兀兒爲安定指揮使司。初自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朝貢。詔立其酋長爲四部。給銅印守其地。後番將朶兒只巴叛遁沙漠。大掠并奪其印去。其部微弱。藍玉西征。兵徇阿真川。土酋司徒哈答等懼。竄匿山谷。不敢出。及肅王之國。哈答等遣僧撒兒加藏卜等至甘州。伏謁王乞授官以安部屬。王爲之奏請。于是遣誠立其部。以銅印五十八給之。置官屬如諸衛。三十一年。上諭戶

書郁新儲粟之數。新對曰大寧六十二萬石。開平二萬八千餘石。甘肅不過十五萬石。商人所入未宜改輸。上曰大寧姑置之。俟甘肅滿五十萬。然後再議。西河是時交倣于足食類如此。永樂二年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按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文皇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筋。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一千五百里。北至瓦刺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不能成功。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之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旣付卿以閫外之任。事有便宜。卽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

知卿卿勿置意。盡心邊務以副朕懷。三年七月賜鑾
勦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齋有差。居之涼
州。仍賜刺獎宋晟招懷之功。先是北虜日衆牧甘肅
近邊。晟遣人諭以朝廷威德。其酋長平章把都帖
木兒倫。都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上
大喜。命把都等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
都兒灰爲後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成。倫
住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效誠。余爲
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官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
錠。有差。命居涼州。宋晟如意撫恤。俟允誠等居處既
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偵邏。非
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漢鼂錯所謂降胡義渠。益以
邊郡良騎兩軍相爲表裏之術。卽此籌也。八年涼州
衛韃官虎保等。以上方北征鼓衆叛。皇太子命
費巘往討。平之。上以韃官惑于流言。非其本心。宥
其叛罪。于是虎保等亦令真巴等來歸。十年七月
上以土韃終懷反側。命徙入蘭縣就糧。已復叛。十一
月甘肅總兵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依赤朮蒙古衛

塔力尼。猾矣。不除將爲邊害。上命楊榮住陝西豐城侯彬。李經略之。彬言叛寇固當誅。但道路險惡難于遺運。榮亦謂隆冬非用兵時。彬猶豫。榮請自歸奏之。見上俱言其故。遂勅止彬。其勿進。第遺勅諭塔力尼而塔力尼聽命。擒送老的罕等至。宋琥亦獲拏答兒伯顏等八百余人至京。上宥其罪。發充廣廉州軍。宣德七年。勅遣都揮鐸同。西寧土官李文等。

往甘州白城山招撫西番阿吉簇七百餘帳。還居于野馬川。總兵劉廣因其逃徒而報曰。千戶他甲巴言。

朵里只領真等六十餘帳逃于赤斤矣。搬卜等三十餘帳逃于仙人墳矣。悉係土官所屬之番。請仍李文招之。上曰。彼皆升番何須朝廷下行令。廣移文可也。廣更奏西番之阻。朝使也。臣尚追理其事。而番掠以爲故常。乞勿深之。上諭尚書許廓曰。邀刦朝使。豈可爲常。寇患多起微細。今廣欲養癰長疽矣。爾移文詰之。令其實對。于是廣與劉昭議。劄兒加必遠遁矣。動衆深入而不得首虜。反生其心。先遣指揮祈賢以輕騎百餘覘寇所穴。賢以密羅簇揮司怕尼爲

導。行間月餘。度畢力木江。抵普祿之地。聞其潛深山中。遣人招之。劄兒加遂前告。日本與安定有惡。欲復其讎。不意誤中朝使。避匿至此。請還所得書幣等物。

仍貢馬以贖厥愆。憲賢撫之使還故處。遂以其番目薛

帖兒耳皆來貢。廣等以聞。上曰窮寇既服。不足深治。其善撫之。和寧王阿魯台所部。答卜寇涼州。劉廣追之。殺答卜父子及其黨八十餘人。衆皆遁。九年初授都督。阿魯台爲瓦刺所敗。其朵兒只伯奔無所依。每掠涼州邊。將獲其甥。答卜魯罕兒里乞畱之。至是懼

遣火脫赤三人至甘州。以覘我。言朵兒只伯衆三千。駐也可林察兒丹之地。去涼十里。絕食來歸。上命行在兵書王驥議對。虜酋假息塞下。無所依歸。恐生其心。宜遣招撫。若其來附。亦省邊慮。上然之。正統

初。勅總兵陳懋曰。卿等奏調西寧阿吉等十三簇番民。協勦助破賊。近得內官林春。稱番民聞調。心懷攜懼。此輩不閑聲教。朕亦預料其然。况洮岷八衛。足任調用。其令各簇寧居。都御曹翼奏。甘州諸衛新闢。田畝歲徵五升。固已輕。而言者再輕之。歲用之數。有增

無損。既薦軍租必重民稅。關中輸輶疲矣。忍損彼以
益此哉。請仍舊徵。又言者欲棄肅州鎮番鎮夷諸處。
雖未蒙俞允。然妄言惑亂。尚置之法。夫祖宗恢
疆拓宇。得寸則寸。傳之萬世者也。

上深

納西寧

都僉全玉奏曰。洪永中。達民止。當馬牛站鋪力耕。自
食其後。設甲里。收稅糧。致其不堪而逃。茲又選充土
軍。霜嚴穡枯。乞免增稅以安之。覆可。二年。勅兵書
王驥行邊。總督甘肅軍務。事宜九條。得專戮文武臣
掌兵者。便宜從事。驥至集。諸將問曰。往者遇虜捕魚

兒海。首退縮者誰耶。僉曰。都指揮安敬。卽命引敬斬
之。三軍服慄。遂有寧夏塞外石城之捷。先是和寧王
阿魯古之甥阿魯卜林者。說虜來爲都督蔣貴鄉導。
遂破虜有功。願居甘州自効。上予以指揮之秩。命
甘州給俸。並其廬。總兵蔣貴報沙州赤斤各傳虜情
者。埋列骨攻哈密甚急。而忠勇王弟猛哥卜花。新遷
於把思潤之地。率兵大敗埋列骨之衆。又言脫歡二
子不睦。其長子也。先住于晃。合兒淮地。次子住脫脫
卜花。王部下恐其擾也。八年赤斤蒙古都督且旺失

加致書于寧遠伯任禮。乞移居也。略卜刺地避毛刺之鋒。禮以此地近肅州。不之許。已而且旺失加奏請建寺其山。禮又不之許。赤斤都督阿速。又遣報毛刺欲與且旺失加婚。未諾。茲又求阿速妹。亦未諾。臣朝歸順已四十年。今累彼侵。不能安業。乞還居善地。上勅諭其頭目曰。結親各從所欲。爾爲一方之長。爲彼所制悔將何及。赤斤地方爾父祖世守之。無故願還。自示怙弱。爲人所乘。復不可得矣。靖遠伯興言。河以北速罕要害。宜析靖虜衛戍于此。而移全衛于

赤沙。議下。叅贊都御曹翼治之。翼奏罷速罕禿之役。移靖虜于涼州。土廣田閑。歲調八百。操備于赤沙。實兩便。十一年。總兵任禮等。以沙州衛都督喃哥。兄弟

爭。部衆離貳。欲乘其饑窘。遷之塞內。適喃哥來言。欲入居肅之小鉢和寺。禮遂令都揮毛哈刺等偕喃哥至沙州。撫諭其衆。而率大衆隨其後。比至。喃哥陰持兩端。其部人多欲奔毛刺。禮進兵追殺。入塞居之。其州凡二百五戶。千二百三十餘口。及是奏至。上勅曰。不傷一卒。旬日之間。致其全部。朕甚嘉之所議。

以甘州南山給之耕牧俟其志實牧其上官土民皆
軍操調但其來附恐非得已向背不齊實情叵測議
者爲果無異圖置之邊州無不可者如或不然須徙
之內地庶無後慮二策何便其審計以聞初赤斤蒙
古之先有苦苦者要西番女生塔力泥又要于達達
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凡西番人居左
帳屬塔力泥達達人居右帳屬鎖合者而自領中帳
後苦苦沒塔力泥及鎖合者相繼來歸永樂中始置
赤斤蒙古衛處之及且駐失加阿速繼掌衛事部衆

日盛遂欲併右帳累相讎殺而鎖合者不能支至是
訴于邊將言怨隙已深勢難共處欲以所部內屬總
兵任禮等遣詣京且請發兵收其部衆焉上勅曰
鎖合欲盡取其右帳仍遣還果無他卽遣人往諭阿
速發其部屬來然在其赤斤者其意亦果願偕來乎
此事須出本情少有抑逼得此心失彼心非經久之
道其審處之十三年任禮奏西寧密邇諸番先都御
史羅亨信選軍千人每月踐更三巡其地所防把沙
阿吉簇之出沒今十餘年不得伏息請如洪永繫操

于衛以備議可六年巡撫芮釗自劾曰虜酋索來分
寇莊浪西寧甘涼雖官軍亦有斬禦而歿于矢石者
五百五十人掠者減二總兵宣城伯衛賴都督毛忠
林忠等無策臣釗亦當死帝曰姑宥之成化初給
哈密麥種百石從其母奏也癿加思蘭與其妻求繡
龍等服詔以紅絹與之元年兵都奏給密向被癿
加蘭所侵忠順王母避居赤斤今虜已退宜勅王母
還其舊地以撫其衆可之巡撫徐廷璋條方上略曰
國家撫有西番因其俗分其族官其渠魁給以金牌

而又選土官之才能授之以職數十年番陲宴然近
年革其通貨閉其茶馬夷民無所束越境相掠則名
譽宜訪也肅州習雜羌夷性能捍網請如山丹等衛
開儒學授教官選其俊秀餘丁充弟子禮義風行變
其氣質則庠序宜立也有功者臨敵捐軀出萬死而
得一生守臣造冊報功繳之樞部樞部又行巡撫地
廣日稽動至二三年使官軍喪氣歸咎朝廷圖報
之心滅鼓激之法濡矣則功賞宜決也莊浪守將趙
英不若紅城揮使魯鑑能請擢鑑以守浪則智勇宜